

更新书架

《东野圭吾的最后致意》



著者:[日]东野圭吾 潘璐译  
新星出版社

东野圭吾唯一的自传体随笔集!如果你只看过他的小说,如果你只知道他是个畅销作家,那么,你真的不了解真实的东野圭吾!如果你希望了解这个水瓶座男人,请仔细阅读这部“最后的致意”吧!

《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



作者:[法]热拉尔·热奈特  
吴康茹译  
漓江出版社

转喻是西方古典修辞学意义上一个被忽视的概念,热奈特从修辞学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本书脱胎于热奈特在 2002 年国际叙述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它的出版代表着这位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在“跨媒介叙述学”领域所作的最新探索,引起广泛关注。

《被禁锢的头脑》



著者:[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乌兰 易丽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 1980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典作品,对于二战前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处境做了精彩的描述与反省。中文版从波兰文直接译出,同时汇集了德文版、英文版的序。

好书推介

丝竹正暖家国怀

民国时代的音乐有着鲜明的时代印痕,既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也具有民族音乐的特点,可谓现代音乐的先声。然而,很长一个时段内,并无人以通俗的方式来梳理这段历史。沧浪云诸君所著的《民国音乐》,以深入浅出的笔触,详实的史料,为我们构建起了一段音乐的历史,诚为可喜。

中国有着悠久的音乐传统,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农业文明的衰败,包括音乐在内的民族文化也停滞不前。觉醒的知识分子们不但要拯救国家的现状,更要改观这个国家的文化。其中,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杨仲子、黄自、黎锦晖、江文也、刘天华、杨荫浏诸人可谓拱顶级人物,这些人中既有搜集整理传统音乐者,也有改革创新者,可谓承前启后。对于音乐家而言,生命寄居于艺术中,艺术植根于生命上。这样的一生,是艺术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

纵观民国时期的音乐家,除了个别大家出身寒微外,大多出自书香门第。除了物质上的原因外,还源于良好的家庭熏陶。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情怀,也有新知识分子的激进,他们敦厚、宽容、严谨、奔放、热烈……就像澎湃的海水和燃烧的火焰,具有人性中最美好,最真诚,最激越的东西。他们少年时代大多胸怀救国治世的抱负,或负笈东瀛,

或留学西洋,却选择了艺术的道路,从丝竹之中弹拨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乐章。

民国的音乐家灿若晨星,但故事最多,流传最广的大概还是李叔同和黎锦晖。李叔同是一个全能型的巨匠,在音乐、美术、戏剧、佛学等领域均有巨大贡献,其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便是《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像所有同代的作曲者一样,这首歌曲的说明明显带有中国传统诗词的痕迹,尽显汉语的美。这首歌曲的曲调是李氏在日本时听到的,是日本歌者犬童球溪的《旅愁》。李叔同重新填词,成了一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实际上,犬童球溪《旅愁》所用的曲调也非原创,其真正的创作者是美国音乐家约翰·P·奥德威,歌名叫做《梦见家和母亲》,是一首典型的黑人音乐。从这个演绎过程,也可看出民国时代音乐发展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李叔同的音乐是一杯香茗,则黎锦晖的音乐是一杯香草咖啡。在很长一个时段内,黎锦晖的音乐曾被视为黄色歌曲,这是很

不公平的。事实上,黎锦晖是那一代音乐人中最有担当,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建设明月社和中华歌舞团,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他和李叔同一样,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轻视物质财富,数次组织音乐社,数次毁家破产。且不说经他培养而成名的王人美、黎莉莉这些在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但是一首《毛毛雨》,他便算得上早期流行音乐的执牛耳人物。

如果说李叔同,即弘一大师在人生的终途获得了觉行圆满,则黎锦晖在人生历程中收获了不少的坎坷。但在某种意义上,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一悲一喜,顺遂与坎坷,都是人寻求完满人格的途径。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生命的觉醒同时也是艺术的觉醒。同样,来自生命的痛苦必然也融入音乐中,就像瞎子阿炳一样,他凄惨的身世铸就了动人心魄的音乐。

民国的音乐是一段灿烂华章,《长城谣》那样唤起民族自尊的大曲固然很多,《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样唱遍全世界的流行乐曲也不缺席。至于,《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今日仍旧深受喜爱。一个丰富的时代,音乐不但闪烁民族大感情,更呼唤爱,呼唤美,呼唤人的尊严。那些传唱至今的音乐,正是爱与美的体验。民国的音乐,它就像一曲交响乐,有华丽的序幕,也有波涛汹涌般的高潮,更有终入佳境的结尾。

(尚论聪)

分享悦读

他是作家李若冰,她是作家贺抒玉,两人名字相连便是“冰清玉洁”之意。半个世纪前,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写尽西部之美,成为中国“石油文学”奠基之作。今日是李若冰逝世八周年,85 岁的妻子贺抒玉撰文纪念:

若冰的作品,我大致是第一个读者。若冰 1953 年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鲁院 1 期)结业后,选择了河西走廊的酒泉石油地质勘探队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并挂职副大队长实打实地干了起来。1954 年又随石油部领导同志、地质专家以及勘探者一起踏入未开垦的处女地——柴达木盆地考察,到现在已相隔半个多世纪了。今天,重读他的《柴达木手记》,依然令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若冰于 2005 年 3 月 24 日心脏骤停离开了我们。重读他的文章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随着他的文章又一次领略了柴达木盆地雄伟神奇的大自然风光,感受到石油勘探者们艰辛创业的英雄气概,也看到了若冰把自己当作勘探者的一员,跋涉在荒凉的大戈壁大沙漠中,和石油人在同甘苦共患难中结下的兄弟情谊。

《求是》杂志 2005 年发表的《心系大西北》一文,表达了若冰真实的心境:“我越过长城线,走出嘉峪关,和他们一起登昆仑,走戈壁,入沙漠,一起在雪山上滚打,在寒夜里跋涉,在驼背上放歌,在沙漠里同眠。既尝受到难以意料的苦味,又享受到人生莫大的快乐,生活充满了幻想、豪迈和绚丽的色彩。我能够成为勘探者中的一员,感到由衷的喜悦。”

记得我们 1953 年 6 月初新婚不久就各奔西东。我在首都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鲁院 2 期)徜徉在中外古今的世界文学名著中享受着艺术的熏陶,若冰在大西北艰苦的环境中体

孤儿·战士·作家

会着为祖国寻找石油矿藏的快乐,尽管相隔千里之遥,那时通讯设备相当落后,每礼拜就靠一封书信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和思念之情,我们就很知足了。若冰信中从不提及那里环境的艰苦,只有一次说起他到野外去时忘了带毛围巾,几乎冻掉耳朵的疏忽,让我担心不已。

分别两年之后,我的学业结束了,他从大戈壁匆匆赶到北京来接我和女儿回西安,第一次抱起 1 岁的女儿,他的眼圈都红了。回到西安之后,若冰开始夜以继日的写作,1956 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这一年,若冰刚刚 30 岁。同年他去北京参加了全国作协的理事扩大会议,其间,周总理接见了部分作家,陕西是柳青和若冰。周总理和若冰握手时笑着说:“你很年轻呀!”还问了一下勘探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并对若冰寄予厚望。

我们在陕西作协院内住房前有一棵报春的玉兰树。那几年,仿佛清香的玉兰花刚刚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若冰就说该起程去柴达木了,往往直到院里又一棵腊梅花傲放时他才裹着一身柴达木的风霜归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离多聚少的日子。

若冰从踏进柴达木的那一天开始,就爱上了柴达木。虽然这里人迹罕至,格外荒凉。可是,被遗忘了几个世纪的柴达木终于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被勘探者们唤醒了。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潮中,柴达木也沸腾了。因为这里不仅有珍贵的石油,而且矿藏资源更加丰富。随着地下资源的开发,若冰跟随着勘探者的足迹,踏遍了柴达木的山山水水。我想起他常说自己一生就是跋涉的命,他跑野外已经跑野了。国内的大部分油田他都去过。但他始终倾心于柴达木盆地,写的最多的也是柴达木人。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又兼任省文化文物厅厅长,工作担子重,很是繁忙。那些年他把对柴达木人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几年后省委领导同意的请求回到作协,那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仍然立即动身起程去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里木盆地,写出了柴达木盆地的姊妹篇《塔里木书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直到 76 岁高龄,他还第七次重返柴达木。1999 年 11 月,石油部首届“铁人文学奖”在北京颁奖,李季和李若冰获得了“贡献奖”,他俩人被誉为石油文学的奠基人,西部文学的开拓者。若冰获奖后,心里很是不安,常常为自己写的太少而自责。他原本计划写一部描写柴达木人的长篇,只是年事已高又患病在身,到 78 岁高龄才从省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下来。无奈壮志未酬身先去。这种难以弥补的遗憾对作家来说是最痛心的。

若冰是孤儿,他母亲生了 9 个儿子,养活不起,卖掉 3 个。排行第五的若冰卖给了云阳镇杜姓人家。谁料养父母染上了疾病双双病故。若冰小学尚未毕业,12 岁的他于 1938 年秋追随“孩子流亡剧团”(延安抗战剧团的化名)投奔延安,安排在抗战剧团学文化学唱歌跳舞,党的阳光照耀他长大成人。延安这座革命熔炉把一个孤儿培育成坚强的战士。若冰一直视延安为母亲,痴心读书的若冰 1945 年终于考上了延安鲁艺,进城后从部队转业到陕西文艺界,并获得机会去北京文研所进修。一个怀着文学梦的青年战士,选择了西部作为自己的生活基地,这是很自然的。他一直视西部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选择也是我所理解和赞赏的。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趣,志同道合使我们成为同志、朋友、夫妻、亲人。

(贺抒玉)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 封信》



我们该如何从成堆无用的信息与不相关的垃圾信息中筛选出重要的信息呢?我们如何从无意义的嘈杂喧嚣中获得有用的信息呢?针对这些当代问题,本书作者尝试做出自己独特的回答。依照作者的解释,44 这个数字最早与波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作品里的一位神秘的人物有关,“他的名字就是 44 号”。

作者:[英]齐格蒙·鲍曼  
鲍磊 译  
漓江出版社

《莫文蔚美丽瘦身汤谱》



窈窕的身材,细腻、红润的皮肤,大家以为这些都是天生的吗?莫文蔚告诉大家不是的。莫爸爸的家族一直钻研养生知识,再结合中医理论,研究出很多家传汤谱。本书收集了料理身体、祛湿润燥、防治常见病等 46 款传统中国汤饮。

作者:莫爸爸 莫妈妈  
化学工业出版社